

VT601-7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第三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呼和浩特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呼和浩特

目 录

绥远知名人士张遐民先生

……………卜效夏提供资料 刘映元撰文 (6)

革命熔炉

回忆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耿泽山 (25)

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始末……………杜海荣 (36)

段履庄之死及其他……………郎正之 (42)

塞外满族拳师——吴德山……………张静文 (46)

塞上名“净”杨胜鹏……………邓孝明 (51)

我的艺术生涯……………韩世五 (57)

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伊锡尼玛 (62)

乌素图召宗教活动仪式……………伊锡尼玛 (67)

归绥市的基督教……………薛宏道 (77)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绥远地方部队

及驻军概述……………刘映元 (93)

绥远知名人士张遐民先生

卜效夏提供资料、刘映元撰文

一、家庭出身及幼年生活

张遐民原名张毓满，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生于呼和浩特市郊区黄合少乡二十家子村一个种地兼开店的“新发户”家中。他的祖先于清初即由山西寿阳普延村来到二十家子村耕种蒙地，成为二十家子村南营子的大户，不过到了他父亲张殿杰手里已经败落。张殿杰虽然只念过三个“春冬书”，却非常勤劳能干。和兄长分家以后，带上老婆娃娃先居住在老院外边的一间破土房里边，凭人缘好，以高利贷借上钱买马养车，自抱鞭子由丰镇购运木材，盖起一座砖瓦压边的七间大正房，开了车马店，从此逐渐又还原为地主。

归化城东地主，最讲究耕读传家。张殿杰因为没有念过五经，不能进科场考取秀才，认为是自己最大的遗憾，为了望子成龙，利用开店食宿方便的条件，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张遐民八岁时，请来山西定襄县红崖村的一个老童生李清泉在家中设立专馆，他的三子遐民和本家以及外姓的孩子们入馆受业。五台山附近的忻代“二州五县”在华北来说，系一个文风很高的地区，即使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也不同于一般穷乡僻壤的“冬烘夫子”。李清泉在二十家子村教了三“春冬书”，誉满土默川以东的察哈尔右翼东山沟，好些大地主愿拿出高

“束修”争聘这个好教书先生前去设馆授徒。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放垦牧场时，归化城的地主不少在东山沟购买了新地，张殿杰的叔叔也买了旗下营北面三道沟的土地，他的排行老七遂成了那里的大地主。听说二十家子村“老柜”请到一个好先生，要求把专馆设在“新地”上边，十一岁的张遐民遂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随着老师李清泉跑到凉城县属的三道沟，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张遐民在二十家子是半耕半读，除了到田地里干活，还得回店内从事劳动。到了三道沟以后，日夜和李清泉厮守在一起，耳濡目染，给他童稚的脑海中，灌满了全套正心诚意和修身齐家的孔孟学说道理。

二十家子距离归化城八十华里，是去北京的一条“京大路”上第一个投宿的地方。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九月京绥铁路由大同修到丰镇以后，每天有几百辆车到二十家子村过夜，因此张殿杰开的“轿车店”营业兴隆，很快就致富了。二十家子村四周环山，大黑河的水从中间穿过，灌溉西山那边公主府的“四村水地”庄园。河南的南营子居住着以张家为主的汉族农民，河北的北营子居住着一家蒙古大户，老弟兄叫宝月和崇月，小弟兄有大喜、寿喜和常喜，五个人地多人众，为全村首富。清朝时不准在“四村”以东的黑河上游开渠，恐影响公主府庄园的灌溉，故二十家子村西和当村虽然有两条长流水，但不能开渠引灌，旱地无法变成水地。民国成立以后，北营子的常喜住了土默特旗总管衙门，起了官名为常龄，字叫寿山，和南营子的张殿杰联合，跟“四村”大户打官司，要在黑河上游开渠，从归绥道尹公署打到北洋政府的大理院终于胜诉。可是开渠以后，因为浇水，常龄和张殿杰两家又继续争讼。张殿杰把

开店赚下的钱花净，借上债务运动官府，直到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绥远省政府成立，土旗参领兼总管衙门的科长常龄才向张殿杰妥协，由建设厅给决定了二十家子村浇水的水规。

张遐民受他父亲的影响，从小好胜要强，看到他父亲因为打官司经常被债主逼债，受衙役勒索，很感羞耻和凌辱。特别是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中秋节后，卢占魁匪伙窜到旗下营北山，他若不是冒充“小羊官”，几乎被请去当了“财神”。土匪没有绑架到大人，结果把他七叔的小儿子打死泄忿。因为北山上闹土匪，父亲把他叫回二十家子读书，农忙时下田，早晚在店中伺候客人。不料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秋天，土匪光顾到二十家子，把他的大哥张毓城绑去，在大青山后的草地上转了三个多月，才逃出虎口，跑回家中。张遐民对这些强盗恨之入骨，而官兵团队不肯认真剿除，更义愤填膺，于是在修身齐家之外，又产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想望。加上“开店三年会相面”，处事待人很会观颜察色。在十六岁进城到归绥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受维新教育以前，便早成熟为一个非常懂事的青年。

张遐民在这时期，还有一段跟姨妹阎三玲的恋爱故事。他的姨母死后，最小的姨妹三玲由他母亲抚养。两个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三玲长得相当美丽，并且特别聪慧，他教她念“千字文”和“名贤集”，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并会写字描画，比他书绘的还好。嫂嫂们常对着说“三小和三玲是一对天生的夫妻”，这话更加激发了他俩彼此爱慕之情。后来他的母亲和姨父都主张让他们俩个订婚，但他父亲因大相不合，坚决不允，使一对情人终未结成伉俪，对此张遐民引以为平生中的一大恨事。在他七十岁以后写《海天惊影》时，还念念不忘并述及那个让他扶着走路的裹小脚的农村姑娘。

二、由“店小二”变成洋学生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张遐民十五岁的那年冬天，归绥中学的学监（等于以后的训育主任）段韶钧（虞亭）放了寒假回北京探亲，坐着轿车投宿到二十家子张殿杰的店中，张遐民给端饭递水。段一看这个“店小二”特别聪明伶俐，便捉住他的手问他念过书没有，张遐民说是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段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张遐民对答如流。于是段韶钧和张殿杰说：“你的孩子很有出息，不能把他埋没在山沟里边，火车已经快通到平地泉，你的店开不多久了，何不把他送进学校深造，将来成材以后为你光耀门庭。住官办学校比入私塾省钱，我可以介绍他进高等小学”。张殿杰被段韶钧的话打动，遂决定让张遐民进归化城读书。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过了春节以后，他便和同村的一个私塾同学，坐上父亲赶的骡粮车，离开二十家子。经段韶钧给归绥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东区脑包村的李蔚洙（东山）写了一封信，并由他七叔的女婿在归绥中学读书的常斌魁领上，把行李搬进归绥县立高等小学（俗称“北高等”）。

张遐民初进“北高等”时，穿着兰土布棉袄棉裤和“实纳帮子”的“踢倒山”鞋，带着一顶紫绒毡帽，并且脑勺子后边还拖着一条油黑的大辫子，城里的同学都瞧不起他，嘲笑他是“土包子”和“山药蛋”。特别是能打算盘演不了数学啊，熟读四书五经不会作文，遇到讲演竞赛场合，自卑地不敢报名参加，所以在“北高等”念书时，张遐民还没露出头角。不过由于自己勤奋好学，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底高小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七名，大红喜报贴到二十家子张殿杰已无车客住宿的店院门口。

清末民初时，高等小学毕业等于考中秀才，中学毕业等于

考中举人，所以都贴红色和黄色“喜报”。张遐民从北高等毕业的当年，考入归绥中学。当时归绥中学是绥远特别区唯一的中等学校。这座最高学府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成立以后，所毕业的“洋学生”从北京和太原住完大专院校回来，尽搞地方派系组织。主要是归绥和“萨托”两大派系。而在归绥县范围，又分为潮忽闹村李正乐（子韶）为首的南区派、察素齐镇潘秀仁（箴四）与毕克齐镇赵允义（宜斋）为首的西区派，此外还有老藏天子村贾联魁等大地主组成的东区派。

张遐民的老家二十家子，与贾联魁的老家老藏窑子距离很近，并且贾家的“德宏堂”在“四村水地”的美岱村亦设有牛棚，经过贾联魁的拉拢，在他考入归绥中学不久，就被拴绊到归绥东区派系这个小圈子里边。

张遐民考进归绥中学，编入第十三班，也就是改为“三三制”后的初中第一班。当时的校长是萨拉齐县苏波罗盖村的祁志厚（定远），是年秋天过中秋节因没有放假，归绥县籍的学生掀起学潮，把祁志厚赶走，由托克托县的闫肃和全区学务局（教育厅前身）科长周炳章维持了一年多校务。一九二四年秋，赵允义和潘秀仁担任了归绥中学的校长和学监，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底“奉军”开到归绥以前。在此三年期间，潘、赵在校网罗派系骨干，张遐民以其政治上的识见与表现，为潘、赵所赏识，因而投入地方势力：“潘赵派。”

一九二五年，“国民军”的李鸣钟任绥远都统。那时大革命已经开始，国民军统帅冯玉祥将军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组成的绥远特别区党部也在归绥成立。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有共产党员，有追求进步的人士，也有抱着政治野心而混入的右派。一九二五年四月，张遐民经纪

亮、陈国英（均潘赵派重要人物）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三、初期的政坛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绥远的“学联”也建立起来，张遐民被“潘赵派”的同学们选为“学联”委员，担任了宣传股长。他书写宣传标语，参与鼓动打砸“和记洋行”（英国投资开设的皮毛商行），在席力图召广场北台发表激昂讲演，到“民乐社”男扮女装演文明戏，这些活动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成了被各方面注意的活跃学生。

张遐民在社会上显露头角，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因此成为爱慕虚荣的女学生们追求的对象。可是他全力贯注于政治生涯，并以孔孟之道约束自己，除了留上分头外，从不吸烟、喝酒、下小馆，甚至对异性追逐也不加理睬，不料他的父亲张殿杰老汉，于一九二五年春天，瞒过他从二十家子附近的苏木沁村，给他订下一个姓孟的标致媳妇。他父亲背上订婚的喜馍馍来通知他，竟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学校放假，他回到二十家子，向为他说媒的表叔提出退婚，结果被臭骂一顿。回到家里他大哥说：“你给张家丢尽了人，有本事就不要回这个家”，张遐民听了，二话没说，离开二十家子，回到学校。一九二六年农历九月，张殿杰又进城来，逼他跟孟女结婚。说：“你如果不回去娶妻，就不是我的儿子”，他怕担“忤逆不孝”的罪名，向旧礼教投降，回到二十家子和衣在洞房睡了一星期觉。一九二八年，经由贾联魁和张守俭说合，出“遮羞钱”，将孟女送回苏木沁村。

国民军在绥远只统治了一年多，在张作霖的“奉军”、阎锡

山的“晋军”和吴佩孚的“讨赤军”联合进攻下，于一九二六年向甘肃撤退。绥远的都统，由阎锡山派商震充任。主政者虽然更迭，但因阎锡山仍与南方的国民政府暗中相交往，并不限制绥远的党务活动，是以国共两党还能表面合作在一起，继续活动。中央派到绥远指导党务活动的五人中，有四人共产党员（杨晓晖、路作霖、王建功、麟祥）。在国民党组织的促动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曾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即即在归绥城南孤魂滩刑场，召开了有京绥铁路工人、郊区农民和城内商学两界五千多人参加的“难民请愿大会”，反对政府清丈地亩、增加赋税。会后，队伍游行行进城，捣毁地亩局和县公署，包围了都统署，都统商震在声讨声中，向革命群众妥协，允许停止地亩清丈，撤换大会指名提出的几个贪官污吏，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孤魂滩召开的大会上，张遐民穿白茬皮袄，截了毡帽，化装成郊区农民，登台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演讲才能。

一九二七对四月，在“民乐社”召开国共两党合作的全市第二次国民党党员大会，选举归化市党部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张遐民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执行委员（赵允义当选为候补委员，潘秀仁当选为监察委员）。这时张遐民在纪亮的直接领导下，走上暗中积极反共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的屠刀断送了。绥远的国民党右派和商震勾结一起对付共产党。四月间，他们夺取了归化市党部领导权，改组“绥远区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还成立“清党委员会”。张遐民、潘秀仁参与了清党委员会的领导，该会领导成员，都得到蒋介石南京中央党部的任命。他们于四月十五日以前的某天，派包括张遐民在内的五人代表，到新城都统署去

见商震,要求扣捕共产党员。张遐民首先声称“如不制裁共产分子即请制裁我们,决不能合作。”商震当晚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旧城各中等学校,进行搜捕。因绥远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有的随国民军西退,有的转入地下,仅在“职业学校”扣捕了教师杨晓晖,在归绥中学逮住了参加“共青团”的张国林(茂才)和丁钰文等两个学生。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冯、李宗仁的北伐军进到河南,闫锡山亦公开通电共讨奉军,十一月,奉军进逼归绥,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逃到太原,留下张遐民和王泉、李森,在绥负责党务。

奉军进入归绥,奉系的郭希鹏任绥远都统后,搜捕国共两党的党员。张遐民急忙出走。因怕坐火车被侦探发现,化装成农民,逃出归绥,起早到包头,投奔李正乐。这时李正乐在满泰部下担任军需处长,经过商酌,决定由张遐民偕李正材到南京汇报“潘赵派”在奉军占领区的工作情况,并要求蒋介石给绥远的地方武装满泰、刘会文、王英、陈玉甲以名义,伺机往出驱逐“奉军”。

李正材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部队的连长,奉命回察绥组织骑兵的。张遐民和他相偕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化装成小买卖人,闯过奉军在火车和轮船上的严密检查,由塘沽航海到南京。蒋介石那里顾得上接见他们,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祁子厚领上他们见丁蒋的秘书长陈立夫和国民党元老陕西三原的于右任。于右任给他们带了一封致刘会文的亲笔信,让刘会文在归绥联络满泰、王英和陈玉甲倒戈把奉军从绥远驱逐出去,以配合北伐。张遐民和李正材在南京过完春节,即由原路北返,把信件和几张委任状装入暖水瓶中,再闯过奉军的检查,匆匆返回

包头。李正乐听了张遐民关于南京一行情况的汇报之后，又派他潜返归绥，去做刘会文和陈玉甲两部的争取、说服工作。

张遐民潜返归绥去找刘会文，经过刘的军法处长马定国（可一）的接待，在旧城小南街见了躺在大烟榻上的刘会文。刘会文也是早期归绥中学的毕业学生，把张遐民带回的信和委任状收下，对张遐民这个小时的同学敢于冒险叛离勉励了一番，然后说“此间风声很紧，老弟最好离开归绥，关于大事，容我从长考虑，再做决定”。张遐民觉得话不投机，只好离开，返回包头。因在包头怕别人注意，又跑到萨拉齐鄂尔圪逊村，去找原归绥中学同学现在村中教书的李雨田潜藏起来。

一九二八年五月底，蒋、闫、冯和李宗仁四个集团军，分道进入直隶北部，对盘踞奉军的北京完成会攻态势。李正乐预测局势变化及时打发张遐民回到归绥，隐藏于赵子南的“明善书局”库房里，领导了几名“潘赵派”青年骨干，准备奉军一撤退就往外插青天白日旗，并挂出国民党部的牌子。在六月二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车站之前，绥远的奉军已接到“大元帅府”的电报，连夜撤走。张遐民得知奉军撤走的消息，赶忙糊制党、国旗，书写标语口号，并拟就归绥市党部告全省同胞宣言书，于第二天清晨在全市贴出和张挂起来。不久，晋军从大同开来，商震又担任了绥远都统。逃往太原等地的党务人员又返回归绥，组成绥远省临时党务委员会，也就是变相的国民党绥远区党部。委员会九名委员中，有张遐民、潘秀仁、赵允义。委员会创办《革命日报》，鼓吹“潘赵派”在敌人统治下坚持战斗和最先光复绥远的赫赫功劳。而这场政治戏剧，张遐民扮演了“唱红”的角色，更被他的后台老板们，视为他们的主要台柱子。

四、被傳作义将军所器重

一九二八年秋天，曾任归绥中学校长被学生赶走的祁志厚，经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绥远党务指导委员，偕焦守显等重返归绥。祁、焦在绥组织起祁焦派，跟潘赵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把潘赵派中的部分骨干，托辞开除出党，其中有张遐民，又将潘、赵调离归绥一中。张遐民自一九二三年考入归绥中学，没有安心读两年书，就参加了社会活动，他感到国民党的党派斗争，是拿上青年人做牺牲品，所以想摆脱政治回学校把高中读完。不料“祁焦派”以稽查共产党为名，强迫张遐民等“潘赵派”青年限期离开绥远。经李正乐给他们每人三十元现洋路费，于十一月到达北平，把行李搬进北沟沿绥远会馆，这时，张遐民由职业学生变成了流亡学生。

张遐民到达北平，经李桃园介绍，到第三集团军总部政治部当了少校干事。由于他无心于政治生活，一心一意准备考大学，因此每天只在上午到东城政治部上班，下午便去中国大学予科听课，夜晚还补习英语和数学。

一九二九年张遐民报考北京大学名落孙山，而被私立中国大学录取，入了经济系，为安心读书，辞掉政治部的工作。在北京住大学用钱较多，张殿杰老汉在他休退老婆时，即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接济，因此，进入中国大学后的一应花费，仍是贾联魁予以帮助。

这时，王靖国担任绥远警备司令，阎锡山已内定他担任绥远省主席。王靖国为了予作准备，捐资培养旅平的绥远籍大学生。张遐民经梁恒甫推荐，结识了王靖国，王允许每年供给他二百元学费，才把住大学的经济困难解决。

这一年，曾与张遐民同时在绥远参加“学联”，“奉军”统治时代又一同从事秘密驱奉工作的卜效夏女士，由绥远女子师范毕业，考入北平国立师范大学。他们在绥远时本来就彼此爱慕，经卜的师大同学云秀桐女士提婚，张遐民并向潘秀仁写信商量是否可以，潘给他们送了一个铸有“同心协力，奋发有为”八个字的白铜墨盒，算是遵师命而登报与卜效夏女士开始同居。张遐民秉性耿直，绝不象一般人拿着大学生招牌向各方面乱领津贴。他们在公寓建立起小家庭后，过着兰布长袍的朴素生活。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无力雇用奶妈，便将孩子送入北平婴儿教保院抚养。院内设备不好，孩子只活了八个月就夭折死去，所以生下第二个男孩，只好送回二十家子交给母亲照看。张殿杰老汉虽跟儿子绝裂，但对孙子还是留了下来。现在张遐民有两男一女，孙女、外孙竟有四个念大学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阎、冯联合反蒋，中原战争爆发。九月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晋军及国民军全线崩溃，奉军控制绥远。经张学良的推荐，傅作义将军于八月担任了绥远省政府主席。潘秀仁以省党部委员担任了教育厅长，张遐民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代表，出席华北十二省党部每月在北平召开的联席会议。一九三二年六月民生渠在萨拉齐磴口举行放水典礼，张遐民随中外记者，以归绥旅平学生代表的身份，回来参加。在会上，张遐民发表了歌颂晋绥当局剿除土匪致力地方建设的讲话。当时，傅作义将军和王靖国均在场，对张遐民的讲话非常赏识，经王向傅介绍张遐民在傅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过后，傅对潘秀仁说：“张遐民是咱们绥远的人才，我要培养这个好后生”。傅给张遐民汇去三百元钱，供他住大学之用，张退回一百元，并给傅回信说：“我有

二百元就够了，主席可以拿这一百元另培养其他同学”，并给王靖国去信，表示已接受傅的津贴，建议王靖国将给他的津贴资助考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的张国林。张遐民因退婚及念大学已经花了贾联魁好几百元钱，自从领取王靖国津贴后，即不让贾再往北京汇款。不管是张遐民真心实意，还是故做姿态，他这样处理的结果，赢得绥远官绅们的器重。“潘赵派”操纵了国民党部，为便以请客吃饭进行政治拉拢，出资集股让贾联魁为经理，雇用清末民初归化城“小班馆子”的名厨师，成立了“麦香村”饭庄。贾从小把张看大，知道他俭约成习，怕他用脑过度，弄坏身体，经常把“麦香村”所烙的归化城各种名贵糖饼，装入柳条篓中，托人捎到北京给张遐民食用，以增加营养。这位“德宏堂”的贾三先生，对于他在家中疲于奔命执领三处牛根、城东有名的“屈勒受罪老财”哥哥贾二旦也不如对张遐民这样孝悌关怀。

张遐民所住的私立中国大学，是北平第二流的高等院校，但是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却有李达、陈豹隐和侯外芦、黄松龄以及陶希圣这些中国学术界左右两派的名教授在里边讲课。这时张遐民已被绥远的潘、赵和李正乐等俘虏，思想早已定型，对李达等所讲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辩证法，递不进耳朵里边，对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却没费多大劲就融会贯通了。张遐民不是花上钱买文凭，以挂大学毕业生的招牌，而在四年中，除了上课就蹲图书馆，读了古今中外不少书。他也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观点转不过来，收获不大，遂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信仰了斯密亚丹和李加图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一九三三年五月，张遐民从私立中国大学毕业，回到归

绥，担任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秘书兼蒙族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绥远省政府的农村经济研究专员。他的妻子卜效夏女士，第二年毕业返绥，担任了绥远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任及蒙族师范的教员。

这时地方派系斗争相当激烈，潘赵派的政敌陈国英，在国民党省党部分管宣传，兼任国民党喉舌《民国日报》社长。这个舆论机关，不听潘秀仁指挥，逼使潘秀仁另立《朝报》社和《绥远通讯社》。张遯民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担任了《朝报》社的主笔，每天上下午到省党部和省政府上班，夜晚还得到《朝报》社，另外还要到正风中学（潘秀仁办）和女子师范讲授公民（即三民主义）。张遯民如此苦干，可是潘赵派中不少人已腐化堕落。张遯民感到：知识分子，庸庸碌碌，日久天长，易与一般世俗同流合污，如此下去，终必意志颓丧一事无成。他认为必须趁着年力精壮，继续深造，学成归来，好为地方作出一番事业。他把这些感受向傅作义将军谈出，得到傅的勉励和支持，慨然应允每年从私人收入中向他资助一千元，让他到日本留学。

五、留学日本

一九三四年冬天，张遯民代表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到山西五台河边村，参加阎锡山父亲阎书堂的盛大丧礼，事毕，便由太原坐火车至天津，从塘沽乘轮船抵达扶桑三岛。

张遯民到达东京以后，先与后套的常佩三住在一起，在常的帮助下，四个月内即学会日文。一九三五年四月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的农业经济组。因为傅作义将军正在绥远推行乡村建设工作，经指导教授久保田明光博士同意，专研究农村土地与农

业合作两个问题，除了每周到久保教授家中出席一次座谈会，每天在学校图书馆的研究室阅读，黑夜仍回公寓中钻研，经房东太太催促熄灯才就寝。

潘秀仁怕张遐民被傅作义拉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把他选为出席“五大”的代表。他因为不愿意耽误学习又舍不得这一出头露面的机会，故推迟行期，于开会前一日才到达南京，不料已把候补代表纪守光报了上去，张遐民当然不便争执，只好再返东京。

一九三六年底，潘秀仁的政敌焦守显，受太原绥靖公署和绥远省政府之命，以欧美农业考查专使名义，赴美考查，道经日本。张遐民不计宿怨，协助其与另两位近同乡，组成一个考查团，在关西地区考察了一个多月。考查完毕，张遐民和常佩三一起，以焦考察笔记，为焦写了一本《日本农业合作考察记》，在东京印成小册子，寄回晋绥替焦交差，并供有关部门参考。

这年底，张遐民经久保田教授指导协助，一个人又到关东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回到东京写成《日本农村产业合作》一书，寄到上海正中书局出版，不意原稿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乱中遗失。“西安事变”之后，张遐民还和留日各大学十几个省的国民党籍学生十八个人，取“以夫子为木铎”之意，成立了一个“木铎社”，旨在以三民主义对抗马列主义。

张遐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两年，于一九三七年四月毕业。毕业论文是《中国土地问题》，以三民主义中规定而没有实行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甚至拿出阎锡山空喊的“土地村公有”口号，驳斥共产党在苏区深得民心并促进生产的土地政策，当然博得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久保田教授的认可和称赞。他回国离开东京时，久保田还亲自送往车站，赠给他一个漆盒，并叮咛他如果归国失意，可回早稻田大学担任讲师。他由长崎上船抵达上海，遵照傅作义将军来信指示，先去江苏省萧山县看了那里的农业合作，然后到山东邹平参观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他和梁的思想非常接近，回到绥远为傅写了好几万言的邹平参观心得，这时傅正以邹平、定县与广州李宗仁及河南柏庭芳等所搞的村治经验加以揉合，在绥远建立“乡建会”，推行“乡建工作”，张便在绥远“乡建会”担任了农业合作专员。傅让他拟出计划，先在归绥县试点。计划已经拟好，还未来得及研究，“七·七”芦沟桥事变就已爆发。

六、在抗日战争八年时期

全面抗战展开不久，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离开绥远，到了山西。绥远省政府人员向陕北榆林转移。地方各派士绅的首领，齐集包头开会，决定成立“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公推张钦为总指挥、潘秀仁为副总指挥，于存灏为前敌总指挥、张遐民为总参议。十月十四日归绥沦陷之前，张遐民随“自卫军”总部撤到神木县城。十一月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由太原突围而出，到达离石县的柳林镇，张遐民由神木投奔傅作义将军，被委为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少将军事特派员，负责“自卫军”与伊盟境内之马占山将军的“东北挺进军”等部的联络。

一九三八年初，傅作义将军到达河曲，“自卫军”总部离开神木，去河曲依附三十五军。张遐民调到傅的总部工作。四月间，三十五军反攻归绥战役，俘获了十几个日本官兵，张